

蔡秋桐筆下的嘲諷與批判

Irony and Critique in Tsai Chiu-Tung's Works

文 | 李敏忠 · 攝 | 顏歸真



- 1 位於雲林縣元長鄉五塊村的蔡秋桐故居，為中西式混合型建築。
- 2 近年重新整修過的蔡氏宗祠。

蔡秋桐（1900－1984），1900年5月16日出生於臺中縣北港辦務署元長區五塊寮（今雲林縣元長鄉五塊村），屬地主之家。1906年前後陸續與陳文章、林江湖學習漢文約四年。1905年16歲入北港公學校元長分校，1921年畢業，該年組織互究會，買屋為會所，持續利用夜間義務傳授簡單漢文。1928年他創辦漢文書房，禮聘吳長卿先生專授小學生漢文課程。1931年因官廳取締甚嚴方才停辦。對蔡秋桐而言，漢文已是其學識、人格內化的一部分。（李敏忠 2010：275）因此1930年12月4日起，蔡秋桐在《新高新報》發表第一篇小說〈帝君庄祕史〉，十回連載，採用的即漢文一章回小說的敘事形式。



蔡氏宗祠，內部仍保有過往歷史風貌。

嘲諷文體風格的構成

〈帝君庄祕史〉採用的不只是敘事形式，嘲諷的文體風格更是其重要內涵。如下：

却說豬八戒。自西天返來自誇：「我已經受了戒略[律]，在這舊換新的時候，不出來待何時呢？」帝君庄內，雖有齊天大聖，**不夠**近來大聖，自西天回來，得志揚々，儼然像才似的，必然尚未出來**運動**。人說先下手為強……就想卜去**運動**這個帝君庄的庄長椅子來坐々看呢。一去果然田螺王，念他往西天的時，千辛萬苦，經也取回來了，又比別的有**較精光**，也就**敕**他來做這個帝君庄長了。

豬八戒坐**軟交椅**了後就想：「我這隻豬哥精，那無來展我這枝豬哥生出來。給大家看々長短，**無彩**我坐這塊軟交椅！」

上述白話文體的引文是小說的第一回。首先，其中「却說」即是說書人或章回

小說慣用的發端詞。其次，引文混雜不少台語漢字（白話字）如「不夠」（m-kú）、「百外萬」（pah-gōa-bān）、「卜」（beh）、「運動」（ūn-tōng）、「較精光」（khah-cheng-kong）、「敕」（thek）、「軟交椅」（nńg-kau-i）、「生」（lān）、「無彩」（bò-chhái）等，這十足活現了小說人物性格、氣質，也是其嘲諷文體風格的構成要素。再者，據陳龍廷研究，其中任期「二百五十二日」最短命的庄長「豬八戒」可能是元長庄首任庄長陳金木；而其上司「田螺王」應是指第八任臺灣總督田健治郎（1855-1930）。若然，「日治時代臺灣文學敢戲諷刺臺灣總督的並不多見，蔡秋桐則是相當有勇氣的一位。」（陳龍廷 2017：192）此語可謂真切。

反映時代變遷下的價值觀衝突

再就文體風格來看，在〈帝君庄祕史〉之後，蔡秋桐依序發表的小說如〈保正

伯〉(1931.2)、〈放屎百姓〉(1931.4)、〈連坐〉(1931.5)、〈有求必應〉(1931.7)、〈奪錦標〉(1931.7)、〈新興的悲哀〉(1931.10)、〈興兄〉(1935.4)、〈理想鄉〉(1935.6)、〈媒婆〉(1935.9)、〈王爺豬〉(1936.4)、〈四兩仔土〉(1936.9)等，嘲諷仍持續成爲蔡秋桐小說書寫的特色。然則若說嘲諷是敘事手段的話，那麼其目的爲何？這提問在描寫臺灣青年赴日學成回鄉的敘事〈興兄〉可以得到解釋。〈興兄〉主角興兄在不景氣的年代裏，爲了讓第三子赴日本內地留學，不惜以田地向銀行擔保貸款，以完成兒子的學業，豈料兒子學成歸鄉時，原盼望其子風兒及媳婦回家「圍爐」，豈料希望落空。遲至初五「隔開」，興兄的大和媳婦和風兒仍舊沒有依循漢人習俗回鄉「行春」。興兄起疑，於是到兒子

與媳婦居住的城市一探究竟，最後卻引發一場鬧劇。鬧劇起因源於興兄與風兒、媳婦的價值不同。興兄原以爲，風兒學成回鄉該像「清朝時代的『狀元遊街拋綉球』一樣譽滿鄉里」；娶回大和姑娘來做媳婦，是「前世有燒好香點好灼」庇蔭。對爲人父的興兄來說，其子有此功名，乃他服膺的「傳統」的實踐。然而小說結尾卻是如下的摹寫：

興兄要回去了，他底風兒和他底好媳婦留之不得了，興兄入門拿起長袍披在肩上，就要出門了，行到玄關又被他底大和媳婦扭住了，興兄懊惱了，大聲喝說：「不可延遲啦，這款所在有什麼可留戀！我田也未播呢！我底心是苦勿會展羽飛回去！」但是長袍已被他拿去了，興兄一時

忍不住地：「姦恡……」這就是真正好意換一個怒氣啦！風兒爲她辯護說：「爸爸！她是講你的長袍破破的難看，太不體裁，她要為你包個好勢啦。」父子先出門口，她也隨後而至了，三人來到車站時，北上的車也到了，興兄上車，她說聲：「サヨナラ、マタイラッシャイ。」興兄那會理得她呢！「知，知……」車發時，興兄大聲喝說：「唉！沒記得去媽祖婆燒金了。」

引文中混雜了台語如「延遲」(iàn-chhiàn)、「姦恡」(kàn-lín)、「好勢」(hó-sè)、「燒金」(sio-kim)、日語如「體裁」(ていさい)、「サヨナラ、マタイラッシャイ」等詞彙。在混雜文體的字裡行間，蔡秋桐畫龍點睛地摹寫了翁媳間的文化差異，這差異導致父子對過年看法的不同：風兒已是被同化（忘了鄉語）的日本人，興兄卻仍是固守傳統的農人；形諸於文體的，如敘事結尾興兄：「唉！沒記得去媽祖婆燒金了。」的喊聲，與媳婦：「サヨナラ、マタイラッシャイ」（再見，下次再來）徐徐安穩的再見聲，極具張力的點出翁媳互不理解的處境。對興兄而言，即使表面上忘了去媽祖廟燒金而怒氣未消，但是敘事的內底餘韻仍是批判的，因爲同化成日本人的風兒早已忘了傳統及其文化認同。

有顯有隱的批判力道

然則蔡秋桐的批判力道，有顯有隱。顯者如〈興兄〉，隱者如戰後刊於《臺灣文學叢刊》2輯①的小說〈春日豬三郎搖身三變〉(1948.9)。這小說篇幅極小，描述一位經歷過臺灣文化協會運動時期、皇民化運動時期以及戰後國府統治初期的鄉下保正，身分從革命志士、國語家庭的第一代皇民轉換到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主席的心境敘事。小說結尾：「陳儀要到的時候，他已經是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的主席了。他現在有點茫茫然，似乎跟不上去，但誰敢保他不再來一變。」這裡的「茫茫然」、「跟不上去」是保正喪失主體性的自嘲；至於「誰敢保他不再來一變」的嘲諷，不也是對1947年以來國府統治的不信任與批判嗎？

除了小說之外，描繪1952年被控知匪不報、入獄二年多白色恐怖經驗的漢詩〈偶成〉(1948.7)，刊於《臺灣力行報》的歌謠如〈飼豬雙暢〉(1948.8)、〈普渡〉(1948.9)等，依舊看得到蔡秋桐深諳的嘲諷手法。最後本文在此以〈偶成〉(1948.7)一詩的賞析作結，全詩如下：



蔡秋桐故居前的廣場，以9根立柱記錄蔡秋桐重要作品，如〈保正伯〉、〈王爺豬〉、〈放屎百姓〉等。

註 | ① 文學不定期刊。1948年8月10日創刊於臺中。版權頁載明編輯人爲臺灣文學編輯部，張歐坤掛名發行人，發行所爲臺灣文學社，平民出版社負責總經售，實則由楊遠一人包辦主編、發行與經銷的各項業務。該刊原定每月出版1至2本，實際共出版3期，第2、3期分別於1948年9月15日、12月15日發行。

說是犯人卻似賓，魚魚肉肉更餐新。
肥肥白白真天使，只恐一聲別凡塵。

1952年，53歲的蔡秋桐因涉入「臺灣省工委會雲林地區組織陳明新等叛亂案」，被以「明知為匪諜而不告密、檢舉」之罪名判處有期徒刑3年、褫奪公權3年，1954年9月9日獲保出獄。附帶一提，50年代所謂「省工委會案」是株連甚廣、影響深遠的大案。如1950年5月間時任臺大附屬醫院醫師許強、胡鑫麟、時任臺大醫學院熱帶醫學研究所細菌血清課技佐的作家朱點人（朱石峰）、1951年9月間因「知匪不報」被處以五年徒刑、涉入「臺南市工委會黃添財等案」的作家葉石濤都是。而蔡秋桐與葉石濤獲罪的罪名不僅荒謬^②，其後如葉石濤的〈紅鞋子〉（1989）也清楚

交代了其獲罪該案來龍去脈與不滿，蔡秋桐的〈偶成〉自嘲則見證了「魚魚肉肉」以致「肥肥白白」假象裡，朝不保夕「只恐一聲別凡塵」的白色恐懼仍縈繞心頭。因此，1954年9月9日假釋出獄後的他絕少涉及政事，全心轉入宗族事務與地方文教。蔡秋桐的書寫嘲諷不再，更遑論批判，原因當不難理解。

註 | ② 2004年蔡秋桐於白色恐怖時期的冤屈，經後人不斷的努力，終獲平反，家屬接獲「回復名譽證書」。葉石濤於2018年12月9日由國家人權館、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舉行撤銷有罪判決公告儀式，冤屈獲得平反。



蔡秋桐故居外的道路，以蔡秋桐作品〈牛車牛〉為靈感，繪有牛車相關意象。



蔡秋桐故居旁的舊穀倉，上有「保正作家蔡秋桐介紹」。

延伸閱讀 | 蔡秋桐 2022。《蔡秋桐詩文集》臺南市：國立臺灣文學館。
蔡秋桐 2022。《蔡秋桐影像集》臺南市：國立臺灣文學館。
李敏忠 2010。〈混雜、嘲諷的文體風格與啟蒙意識形態：論蔡秋桐的現代小說特色〉，《臺灣文學研究學報》10：261-290。
陳龍廷 2017。《書寫臺灣人·臺灣人書寫：臺灣文學的跨界對話》臺北市：五南。

李敏忠

詩人。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博士。著有《殖民地風景的現代性：1930年代臺灣白話小說文體風格研究》、詩集《徵友啟事》、《爐端：李瓜三行詩集》、《山頂的盾》。